

神乾

文潔華

五月是考試的月份，也是離別的月份。五月的雨水與運來的熱潮，愁煞了將要離別的脆弱，還要面對茫然的未來。

五月天

經過這些日子的人，知道往後的個人生活多端。曾在校園裡十指緊扣，推心置腹的摯友們，將要個別獨自面對風浪。

西線工程南水北調

簡稱西線調水，是從長江上游調水至黃河。即在長江上游通天河、長江支流雅魯藏布江和大渡河上游築壩建庫，壩址海拔高度二千九百至四千零四米，採用引水隧洞穿過長江與黃河的分水嶺巴顏喀拉山調水入黃河。

「您無法預知未來，但您能回顧。您必須相信生命中的點點滴滴，有天堂將會連結一起。您必須要有信心，無論您的直覺、命運、生命或業力，終究會予您力量向著理想邁進。」

過去，現在與未來的共存時態，自是海德格著名的存在與歷史觀。現在將要告別的一切，正如我們曾經與之告別的親人，原來都曾在每一個當下潛伏著。

琴客

葉輝

某夜重看布紐爾 (Luis Buñuel) 的《黃金年代》，看到一頭母牛在一個年輕女子的床上，一隻長頸鹿和一棵燃燒的松樹從陽台被扔下來。

長頸鹿：「沒有人聽到過長頸鹿的叫聲。一些動物學家說，這是因為長頸鹿沒有聲帶……；另一些動物學家反駁說，長頸鹿也有聲帶，只是牠們不願意發出聲音罷了……聲帶的有無其實只是無關緊要的，長頸鹿不出聲，這才是事實。」

《黃金年代》有兩名編劇：布紐爾和達利。達利將「燃燒的長頸鹿」以拼貼的方式展現於電影中，原畫是一幅無限廣闊的月下景色，展現兩個巨大的夢中形象：燃燒的長頸鹿和兩個遍體鱗傷的女人。

長頸鹿——在一個名叫「愛在俄羅斯」的網站上，英國銀行職員約翰(賓卓別連斯)訂購了一個俄羅斯女郎(妮歌潔曼飾)，她美麗而性感，可

古今談

范舉

最近有中國的專家學者提出了利用雅魯藏布江水，經過隧道，到達新疆南部的建議，水利部門的官員拒絕了這個方案，認為可行性不高。

雅魯藏布江的南面聳立著世界上最高、最年輕的喜馬拉雅山，其北面為岡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脈。藏南谷地成為了雅魯藏布江的通路，與谷地的地貌相一致，雅魯藏布江流域東西狹長，南北窄短。

上游源頭海拔五千九百九十米，河源區由傑馬央宗曲和庫比藏布兩河組成。河長二百六十八公里，集水面積二十六萬五千七百平方公里，河谷寬達一至十公里。

不會說英語，約翰於是戲謔地問她：「妳是一頭長頸鹿嗎？」她照例說：「天啊，只會說『長頸鹿是不存在的，那是美麗的謊言，情慾的騙局。』」

優雅地吃高處的樹葉，喝低窪的水，這是夢遊女子陳國產的動物寓言。那靜默得有點震耳欲聾的荒涼，有內地青年詩人張玉明的《荒涼六行》堪以窺照：「誰將長頸鹿/眺望的細脖子/挽成死結/內心荒涼/天暗下來」

長頸鹿是動物世界的異類，牠高瞻遠矚，但無法看清楚自己不成比例的龐大身軀；舉止優雅，但掩飾不住脆弱與抑鬱；有雪青色的長舌，卻是天生的啞巴；生性高傲，卻不得低頭喝水……

昆德拉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裡嘗言，追求女性的男人大致有兩種類型：抒情型和敘事型。前者在女人身上尋找他們自己，以及他們的理想，但永遠尋不着，於是注定的永遠失望；後者只是對女人感興趣，不帶任何主觀的理想，所以永遠沒什麼失望。

在這小說裡，湯瑪斯無疑是敘事型，他對奇特的事物總有一份好奇與致；他有一個女人，非常高，比他高出一截，不比尋常的臉上有修長細窄的鼻子。恐怕不能說那張臉很有吸引力，也不能說它沒有——她像一頭長頸鹿，綢緞和機靈男孩的怪異合體。尖刺似乎是昆德拉的慣技。

疏花隨想

香！那時，每逢刺槐花盛開，小山村到處都飄溢著清香。爬到樹上砍下一根根掛滿枝條的刺槐花，枝葉銀羊，捋下的花兒讓母親用熱水燙後給我們包水餃吃。刺槐花鬆軟勁道，裡面撿上點兒碎肉，香味直流，燙燙的，味道極其鮮美！

作，很難恰好抽出時間。小時候，則是因為我感覺授粉不如栽樹小樹苗，嫁接個小樹更輕鬆、有趣和有意義。把不同品種的梨樹互相嫁接，把不同品種的山楂互相嫁接，甚至突發奇想把桃樹嫁接接到杏樹上，把核桃樹接到老柳樹上……

粉還能忍受，若幾十上百棵梨樹接連授下來，則疲憊枯燥，十分難熬。給黃梨授粉的事兒，持續了十多年。這些年，隨著黃梨價格的一跌再跌，蘋果、桃和山楂等果樹逐漸多起來。不給梨樹授粉了，給山楂授粉又成了春天最大的活計。「九二零」這種農藥出現前，給山楂授粉和之前給黃梨授粉一個模式，唯一的不同是山楂樹多是剛栽幾年的小樹，多數站在地上就能完成，省去了竄上竄下爬樹的環節。

在農村老家，春天最多的就是「花」。花是賞心悅目的，可與花有關的那些事，卻是令人懷念、糾結和思考的。沒參加工作前，每年春天，有空回家時，父母幾乎都在果園裡給花授粉。最早時黃梨錢錢，家裡梨樹多。父親把吸煙剩下的那種絲棉香煙嘴的一端綁到鐵絲上，然後扎在細桿子梢備用。



嫁接的美艷花兒。 作者提供圖片

疏花路上遇到的那幾枝紅艷的確很美，可它的美麗，同時遮蓋了記憶中那一串串潔白的印記和香氣。

大概十多年前，附近的山上和村莊周圍，大刺槐樹都被砍伐掉了。再後來，連小樹苗都很少再見到。這些年，一提到刺槐樹和刺槐花，我就只能回憶。小時候，我經常一手抱著樹幹一手捋把潔白的刺槐花塞進嘴裡，大口咀嚼著，滿口甜

疏花這個活，沒幹過的光看字面意思恐怕真不懂。在這裡，「疏花」不是形容詞「花兒稀疏」的意思，而是「使花朵稀疏」的意思。「疏」這個形容詞，被根本不懂語法的鄉親們給當成動詞用了。妙的是，這正符合「形容詞動用」這個用法。

那時候，農村老家的梨樹，大的比四五個成人的腰還粗。鄉親們給這樣的梨樹授粉，只能爬到樹上，或蹲或站或依或坐在樹枝上，一人在脖子上掛個盛花粉的小玻璃瓶，拿著自製的花粉刷顛巍巍一朵朵梨花去點。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倪志福，月前在北京逝世，我已託友人在京代為致唁。

記倪志福

志福接觸，其實早在一九五九年，我參加香港勞動節代表團，已和他見過面。那時他是全國勞動模範，以發明「倪志福鑽頭」著名。當年會見的還有一位全國勞動模範李瑞環，他後來的官職更高，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。

蝶影

小蝶

對我來說，《金枝慾孽貳》的最大問題不在劇本或說故事的方法而在演員，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沒有演好自己的角色，甚至沒有唸好台詞，亦沒有用心鑽研角色的處境。

《金枝慾孽貳》的演技 不少。伍詠薇仍是停留在「奸角基本法」的層次，我已猜想到她的演法。李麗麗是選角之誤，演員本身的條件無法肩負起與如妃抗衡的貴太妃一角。

旅伴

鄧達智

《旅伴》是內地火車讀物，當乘坐火車往返香港廣州，經常有機會讀到。但打開一本雜誌，滿眼若無梗盤便是酒樓菜館廣告，內容更是相關客戶的軟性宣傳，滿眼商業，讓本來已因工作而疲倦的雙眼更加疲倦，誰還有興趣再讀下去？

好的事物訪問重要，百味人生如鏡，讀人家故事反映自己。《旅伴》也依舊廣告維生，然而排成合理，稿件平衡，旅遊稿打動人心，讓讀者想要出門旅遊。封面人物專訪翻譯文章尤其詳盡精彩，在今天人人都以為無人再讀文字，也不鼓吹物人好事的年代尤其可貴。

五月份，英國女星姬拉·奈莉(凱拉·奈特利)為主角。英倫玫瑰不過二十多歲，七歲入行當演員，中間高峰包括入選奧斯卡金像獎影后競逐，但演技仍需磨練，單憑天生吸引外貌似不為足，卻往往被同輩演員，如納妮妮·寶曼(NATALIE PORTMAN)嘉莉·麥萊根(CAREY MULLIGAN)等精彩演技兼上位速度力壓。作為一名演員，縱使A級一線明星，何嘗沒有隱憂與煎熬？